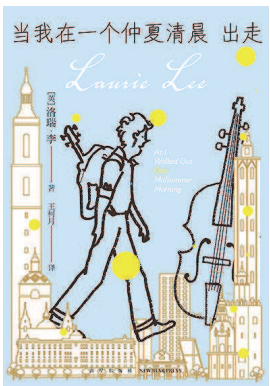


·文化游走·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

■王森



《当我在一个仲夏清晨出走》
[英]洛瑞·李著
王珂月译
新星出版社
(2019年1月版)

如果说英国作家洛瑞·李“自传三部曲”的第一卷《梦西与苹果酒》是一部田园抒情诗,那么,第二卷《当我在一个仲夏清晨出走》则是一部“永恒的至佳游记”——这是一部以“出走”为主题的美丽作品,年轻的洛瑞·李离开故乡,走向远方,从此永远关闭了他生命中有关故乡的那一部分,从而开启了他生命中有关出走的另一部分。他起初只是一步一挪,后来步子越迈越大,徒步也变得越来越容易;他靠拉小提琴卖艺为生,走过了一座又一座城市,走过了一个又一个乡村;他始终保持不紧不慢的节奏,没有具体目标,除了此时此刻。

就像所有即将远离故乡的年轻人一样,洛瑞·李也是抱着一种既充满期待、又惴惴不安的心情上路的。出走伊始,洛瑞·李渴望身后传来匆匆的脚步声,渴望听到家人喊他回去的声音,但其后不久,他就开始沉迷于路上的风景,沉迷于不同土壤的味道,沉迷于漂泊着的快乐时光,沉迷于那种若有若无的奢侈的小忧郁。他深深地体验到,“花一个上午的时间绕过一座山丘,才是一个星期中最好的部分”。所以,尽管很辛苦,但洛瑞·李却过得很开心。他的行走生活中也总是充满了一些迷人的小细节,比如,他有时会研究自己的影子,或者他映在窗户上的脸;他有时会躲在路边的白杨树下乘凉,低头看着地上的蚂蚁;他有时只是在空旷的荒野中游逛,梦想着让人想入非非的爱人;他有时只是在开阔的空间里沉思,尽情挥霍着那些总归要浪费的时间……洛瑞·李欣喜地写道:“在我的生命中,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感到时间的充裕,感到全然不需要到哪里去,也不需要做什么事情。”而恰恰正是这样一种看似无所事事、无所用心的状态,让洛瑞·李真正感受到了生命的丰盈与充实。

当然,对于洛瑞·李来说,离开故乡,走向远方,不仅意味着观赏路上的风景,对他更富有诱惑力的,还有自由、机会和恋

爱。从洛瑞·李走在路上的第一天起,他就开始结识形形色色的人,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在他遇见的人当中,既有诗人、作家和哲学家,也有苦力、乞丐与流浪汉。踏上旅途不久,他就遇到了一个像候鸟一样环游英国的流浪汉,这个流浪汉教给他一些旅行的实用技巧,并和他结伴同行;在西班牙的一个小镇,他遇到了一位南非诗人,这位流亡的艺术家让他知道一个诗人如何写诗,更让他懂得一个艺术家应该如何生活。一个人走在路上,恋爱也是必不可少的,在伦敦,洛瑞·李初尝恋爱的滋味,他第一次感受到,“原来抽身离去,远比留下来爱一个人,要容易得多”;在马德里,一个身材撩人的年轻寡妇爱上了他;当他被英国军舰接回英国,却准备再次返回战火中的西班牙时,是一个美丽的伦敦女孩驱车赶到边境,为他做充满激情的告别……可以说正是出走,拓宽了洛瑞·李的视野,充实了洛瑞·李的生活,使他的人生变得丰富多彩,且具有多种可能性。

事实上,洛瑞·李也总是带着一种感激的心情,来谈论改变了他一生的出走。他认为,穿越西班牙瓜达拉马山并不仅仅是他旅途中的一个阶段,也是那种生命中骤然而来的、痉挛式飞跃中的一次,而每次这样的飞跃,都意味着对过去生活的一次告别——在那个时刻,那个地方,或者说在他人生的那个节点,显然没有什么比这样的飞跃更适合他的了。洛瑞·李说得很明白,在那个年龄,他需要的是行动,而不是那种满怀虔诚的裹足不前,也不是为了等待那总是被延后的至善至美;他需要的是此时此刻在人间去爱的自由——洛瑞·李一再强调此时此刻地,可见他已经深刻地意识到,往事不可追,未来不可期,人生能够把握的只有当下,生活在当下,才是值得追求的人生目标。

有人说人生像流水,水如果不流动,就会变成死水;人如果不出走,就会被困死。“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在最好的年龄出走,无疑是每个人都曾有过的梦想,洛瑞·李其实是以他的身体力行,践行了自己的梦想。

·纪实频道·

得失进退间的动画人生

■陈雯怡

近日,第九十一届奥斯卡金像奖落下帷幕,漫威电影《黑豹》和皮克斯动画短片《包宝宝》共获得四项奥斯卡奖。而这背后最大的赢家,莫过于早将漫威和皮克斯两大品牌收购于旗下的华特·迪士尼公司。

从早期的经典动画片到近几年每部一上映就能成为全球热门话题的动画电影,从深入人心的卡通形象到真实世界中那如梦如幻、吸引着全球粉丝的迪士尼乐园,再到如今稳坐好莱坞头把交椅,坐拥皮克斯、漫威和星球大战一众高价值IP,甚至还收购了20世纪福克斯,华特·迪士尼毫无疑问已经是一家公认的“巨无霸”公司。但关于这家庞大的娱乐公司的缔造者——华特·迪士尼,很多观众却并不真

正了解。

在最近出版的《动画人生:迪士尼传》中,迪士尼鲜为人知的人生历程与创业事迹被详细地记录在书里。

人们也许知道他是米奇的创作者,但不一定知道他成为动画师基本靠自学,他最早的动画平淡无奇,直到经历多次冷遇后,他开始制作有声动画,才脱颖而出;人们也许知道艺术家和企业家的双重身份为他带来了得意与满足,但不一定知道这两种角色的难以“兼容”也曾给他带来失落和彷徨——1941年迪士尼工作室的员工罢工,就标志着两种身份首次发生剧烈冲突;人们也许知道他的公司收购了众多优质品牌,但不一定知道曾经有多少艺术家来投奔他时都自愿接受降薪,因为,他们想来学习……

事实上,华特·迪士尼从来没有写过自传。因此,对于真正的迪士尼本人,无论最热烈的崇拜者和最极端的批判者,或许都认识不清。动画史学家迈



《动画人生:迪士尼传》
[美]迈克尔·巴里耶著
杨阳董亚楠译
浙江人民出版社
(2019年2月版)

克尔·巴里耶也是在查阅了数十座迪士尼档案馆的档案,采访过150多位相关人士后,最终写就这本《迪士尼传》的。读者既可以从中看到迪士尼带领工作室做出的变革和取得的成就,也可以读懂他在得失进退之间演绎的动画人生。

迈克尔·巴里耶在序言中写道:我希望它能让人清楚地认识到迪士尼是何人,以及他今天依然值得我们关注的原因。

·世态万象·

人生百味

■冯佳雨

这是一本都市情感小说,故事中的一切始于秋分,又终于秋分。

小说以《董城晚报》情感版编辑、大龄剩女施何在一年中的种种经历和困惑为主线,探讨现代都市青年的情感选择与归属,剖析人性的两面性,揭示当下社会道德体系、价值体系的变迁,追求灵魂的救赎。

作者笔名天涯,本名沈珈如,她身上不仅有着江南女子的温柔,还带着以柔克刚的坚韧。《秋分》中探讨了现代女性的婚姻观、恋爱观,两性关系的位置问题、都市男女的心理健康问题、父母家庭对于孩子成长的影

响等与社会息息相关的重要话题。在小说的开头,就提到女主角施何是一名29岁的单身女青年,母亲一直催婚,她奇怪自己的女儿样貌、才气样样都好,却偏偏找不到男朋友。其实,施何所代表的都市女性在看过、听过、经历过一些事情之后,会对男性、婚姻产生怀疑、抗拒,在一个道德体系较为脆弱的世界里,她们渴求一份真挚、无瑕、完美的爱情,如果等不到,那么宁可没有。对于她们来说,人生只有一次,她们不想将就。结婚不是女性的唯一归宿,生育不是女性的职责,她们不想做男人的附庸,她们想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彰显自己的人生价值。

在秋分时节,施何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事:相守多年的父母随时可能分道扬镳,表面恩爱有加的中年夫妻其实貌



《秋分》
天涯著
浙江工商大学出版社
(2019年1月版)

合神离……在这个纷繁的都市里,纸醉金迷,灯红酒绿,有的人沉沦于此,有的人努力保持清醒,有的人半梦半醒,黑色、白色、灰色相互交织在一起。作品中的每一个人,都在走自己的一条路,在这条路上寻找自己灵魂的救赎与归宿。

·阅读随笔·

为小人物与小地方立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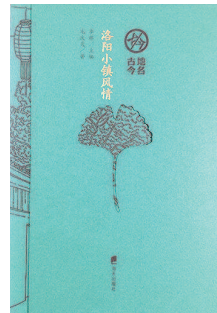
■张家鸿

位于湖北省随州市曾都区的洛阳镇,是作者魂牵梦绕的故乡。这个山间小镇,有过许许多多多个性迥异却精彩纷呈的生命,令离乡多年的他惦念不已。“小册子中写到的他们早已离我而去了,但他们的从容、他们的沉静、他们的友善、他们的坚韧却牢牢刻印在我的心底。”正因为有这份浓烈得无法释怀的情意,才有了这本质朴却生动的《洛阳小镇风情》。

《物流,曾在肩膀上进行》写的是“脚上一双草鞋,肩上一块垫肩,头上一顶帽子”的挑夫,《驼铃摇醒山间的黎明》写的是行走在山山水水之间的马帮。马帮也好,挑夫也罢,在作者朴素平淡的笔

下,成为山村中最活泼的元素,展现的是浓烈的烟火气,刻画的是芸芸众生的坚韧与隐忍。“他们脚下的路像一张网,这张网联结着远远近近的城镇——就像血管组成的网确保了人体的永不衰竭一样,这张物流的网则确保了物资流通和社会繁荣。”这句话彰显的是底层民众默默无闻的付出对于整个社会的深远意义。“我记录了一个街坊,就等于走近了一个街坊;我记录了一件往事,就等于离小镇近了一步。待我记录完了,街坊和小镇就跟我在一起了。”在作者看来,他的写作只是“记录”而已。但是在我的眼里,他的写作却无意中变为替故乡的小人物与故乡这个小地方树碑立传。

作者记录的是一个个平凡的生命,描绘的是一幅幅风俗画,这些生命是风俗画中最动人的亮色。小地方因为有这么多人物,小地方不仅不显得小,反而蕴含着无法言传的深与无比辽阔的大。“我只愿去体味、去寻觅其中



《洛阳小镇风情》
毛庆炎著
海天出版社
(2019年1月版)

的‘情’和‘义’,以及相伴而来的‘真’和‘诚’。”

故乡不仅不会随着年纪的变大而扩张,反而会因为眼界的不断开阔而日渐缩小,在日渐缩小中展现越来越丰富的内涵,从而拥有更多被言说的可能。从这个角度来讲,作者的《洛阳小镇风情》就有了被细细品鉴的意义。